

ZHONGHUA LISHI TONGLAN



中华历史通览

明代卷

刘新风 著

桔槔之



中华历史通览

柴剑虹主编

明代卷

刘新凤 著

枯荣之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枯荣之间/刘新风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1.1

(中华历史通览·明代卷/柴剑虹主编)

ISBN 7-101-02655-9

I. 枯…

II. 刘…

III. 中国—古代史—明代—普及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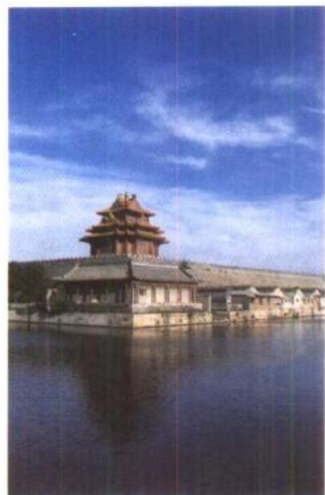
IV. 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230 号

- 书 名 枯荣之间
(中华历史通览·明代卷)
- 作 者 刘新风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¹/₂ 字数 156 千字 插页 6
- 印 数 1—8000 册
-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655-9/K·1056
- 定 价 21.00 元

紫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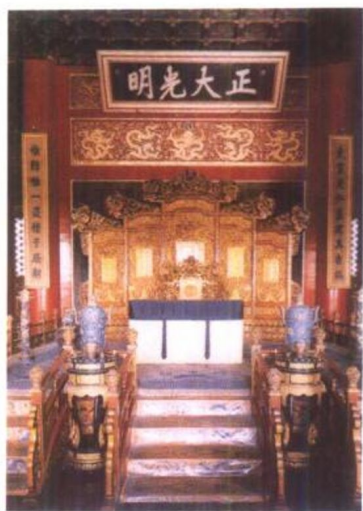
故宫角楼



明代第三个皇帝朱棣(明成祖)下令营建,在1420年基本完成。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环顾中外,可说是举世无双。紫禁城所占的面积约七十二万平方米,屋宇总计九千多间,周围的宫墙长约三公里,四角有矗立的角楼,外围有护城河环绕,防守上固若金汤。

紫禁城全景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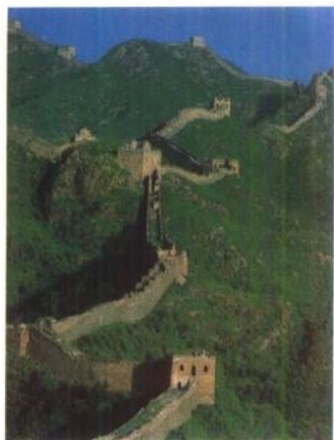
乾清宫内景，
是明代皇帝
的寝宫。

紫禁城内的建筑，金
碧辉煌，雕梁玉砌，布局
有致，显示出磅礴的皇者
气派，经过数百年，依然
存在着恢宏之势。

金碧辉煌的畅音阁，
是皇帝听戏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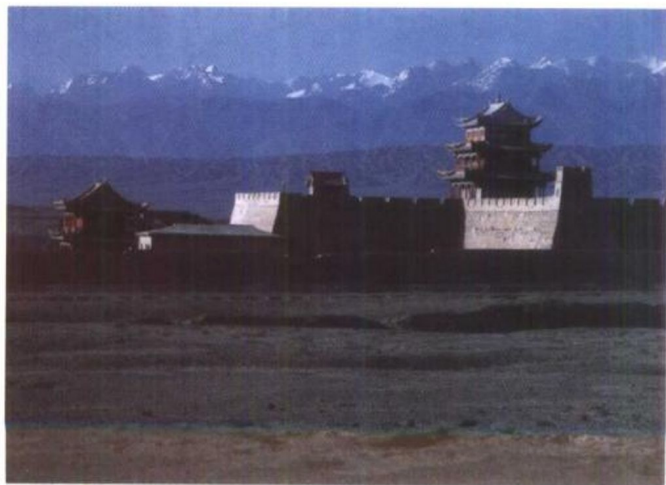
明长城



北京金山岭长城

万里长城自秦始皇始建，其后不少朝代都曾经修葺及加建过，而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最后一个王朝。现存比较完整的八达岭、嘉峪关、慕田峪、山海关、金山岭等段长城，都经过明代的修筑。

长城西端嘉峪关





北京八达岭敌楼



明代的长城自中国东部辽宁鸭绿江边一直延伸至西部甘肃的嘉峪关，全长一万五千华里。采用“分段包工责任制”兴建，有各级的检验制度，明中叶后，并把包工单位、工程量、施工时间及负责人姓名刻在石碑上，嵌于城墙中。

嘉峪关出土的长城
施工碑记

科学技术

明代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史上是较为灿烂的，除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外，外国科学观念的输入，也构成了观念上的转变。明中叶以后，人才辈出，许多著作，一直发挥影响，直到今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曾与士大夫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原著的《几何原本》，此书不仅介绍了西方数学的几何体系，其中一些中文的数学用语及名词，一直沿用到



徐光启



《农政全书》手稿



《几何原本》书影

今天，如“三角”、“几何”等。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制造业的权威著作，记述了纺织、造纸、冶铜、炼铁、采煤、制糖等等的科学技术，并且绘有插图，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科学技术著作，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录了水利、农器、田制、农业等十二个门类的农学知识，保存了历代流传的农业科学资料，是一部有关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文献。

徐霞客以三十多年时间在中国各地作实地考察，走过十六个省份，写成了详细记录各地山川河流、气候植物、地质地貌的《徐霞客游记》，也是地理学史上的经典著作。



徐霞客



徐霞客考察时所写手稿



挖煤(《天工开物》)

连二水磨(《农政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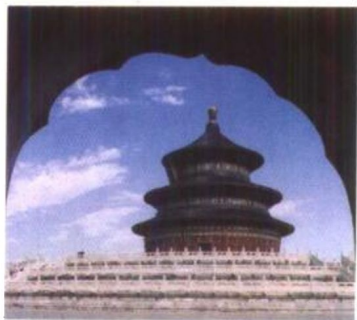


北京城



德胜门箭楼

天坛祈年殿



现在北京城规模的建立，主要是明成祖自南京迁都至北京后开始经营，而现存的许多古建筑，都建于明代。

北京城原有极为宏伟的城墙，在五十年代因建设而拆除，今日只余下几个城楼，德胜门便是其中之一。

天坛，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是皇帝祭天祈谷的地方，有两重墙，形成内外坛，坛墙北圆南方，象征着天圆地方。

社稷坛，明永乐十九年(1421)建成，是皇帝祭祀社(土地神)稷(五谷之神)，祈祷丰年的地方。

皇史宬，明嘉靖十三年(1534)建成，是皇家的档案库，保存各朝的实录、圣训、玉牒及其他的重要档案。



观象台，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是明清两代观测天文气象的中心，现在台上还陈列着清初天体仪、象限仪、赤道经纬仪等天文仪器。

观象台



社稷坛



皇史宸

主编的话

当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观看江流,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后人大约受此影响,总爱将历史比喻成“奔腾不息的长河”。可是,这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实在茫无际涯,水深难测。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古到今,无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是默默无闻的凡夫,无论是识略过人的史家,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于时代的激流浪花之外,踏在某一处河岸上冷眼旁观,也不可能腾空在宇宙的万里苍穹之上,透彻地审视古今或准确地预卜未来。中国古代良史有“秉笔直书”的美誉,其实(恕我

直言),他们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传》开篇的写庄公入隧道与姜氏赋诗,《史记》名篇《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灌夫骂座”,都有明显的虚构。几位绝顶聪明的美国学者撰写《世界史》,以尼罗河的沉沙为开场白来追述古代文明,实际上也是一种“模糊史学”。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指出:修史者要“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可见主观性极强。他颇感慨史学家的动机与效果很难统一,故而“追述远代,代远多伪”、“记编同时,时同多诡”。可见“实录”不易,失真度颇高。我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古代许多政治家过于强调史籍在政治上的讽谏与借鉴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顾忌、有所抑扬、有所增删,他们在记录、开掘历史的同时,又往往掩盖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将历史变得单调而又模糊了。二十多年前,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就曾针对古代正史的弊端写了一首《贺新郎·咏史》词: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撩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馀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断断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这真是一针见血！

宋神宗赵顼在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作序的开头说：“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如果我们撇开政治的功利不谈，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讲，这句话倒可以启示我们认识读史的目的，即：增添文史知识，加强品德修养，丰富日常生活。既然历史是一面镜子，就不能只反映单调的图像，只折射出一种颜色。历史应该是一面绚丽多彩的宝鉴，历史的借鉴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因此，当初香港中华书局约我主编一套“中国历史宝库”丛书时，我们很快地达成了这样两点共识：作为雅俗共赏的普及性历史读物，一是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如画廊精品般纷陈在读者面前，而避免单一地叙述各朝各代的“阶级斗争史”；二是作者应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画一样，融主观情感色彩于客观图像的描绘之中，不拘泥于历史的成见。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丛书作者们的赞同。理由很简单：历史的图卷本来就不止一个画面、一种色彩。假如去看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画展，面对的仅是千百幅一模一样的《蒙娜丽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动人，我相信观众们也会兴趣索然的。现在，丛书略作修订后改名为“中华历史通览”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在浏览之中领略历史图卷的多姿多采。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八十年代以来在大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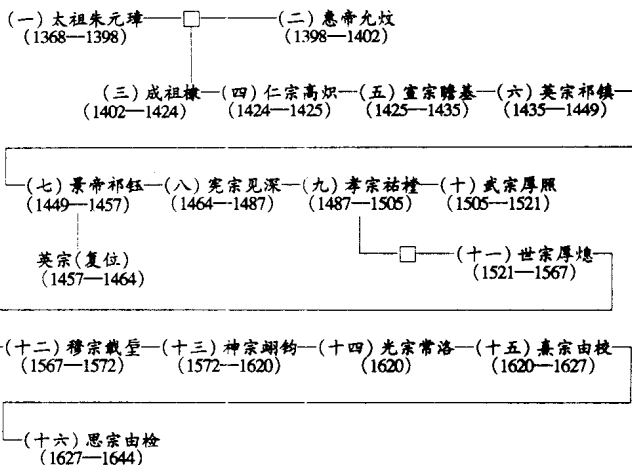
史学界成绩蜚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学有专攻,在题材的选择上自然会有所侧重,但同时也都尽量注意了广采博览,以力图反映中国古代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至于在写作的风格上,除了共同追求语言的深入浅出、通俗简洁外,无论是材料的概括、分析,故事的铺叙、描述,还是与此相关的引证、议论,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我想,读一套书,可以领略写史的多种手法,这对读者来讲,恐怕也是不无补益的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这套丛书的内容更完整丰富、形式更生动活泼,更具有可读性及保存价值,香港中华书局编辑曾为“中国历史宝库”配置了许多精彩的图表及简洁的说明文字。承蒙香港中华书局负责人的同意,本书保留了部分图表。对编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我们的作者与广大读者都是应该表示深深的敬意的。

柴剑虹

二〇〇〇年八月

明 帝 系 表



1828/02

目 录

漫话明朝·····	1
从游方和尚到开国帝王·····	7
贤臣李善长·····	13
徐达之死·····	19
刘基与宋濂·····	24
胡惟庸其人·····	30
建文帝与明成祖·····	36
方孝孺的气节·····	42
郑和的使命·····	47
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	53
景帝与于谦·····	58
昏君明武宗·····	63
相持三年的“大礼议”·····	68
严嵩误国·····	74
戚继光抗倭·····	79